

接到采写毕诗军同志事迹的任务，记者先后前往皮口法庭、辖区村庄，走访他的同事、家人和接触过的当事人。很多故事，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，都藏在细碎的平凡日常中。

在采访过程中，干警、家人反复跟我们讲，毕诗军本人从不希望别人把目光放在他的病痛上。他来到法庭，就是一名法官，要办好手头上的案子，化解群众的纠纷，把工作做好，就是他最大的快乐。

我们听干警回忆深夜办公室的灯

光，听村里老人说起当年坐在农家小院调解的场景，听家人讲述他常年顾不上家庭的亏欠，也看见他留存下来的笔记本，本子里密密麻麻记录着当事人的诉求、案件要点。没有华丽的辞藻，都是最朴素的记录。

基层法庭的工作，大多由一件一件普通纠纷堆砌而成，案件不大，却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计。毕诗军的可贵之处，在于愿意俯下身子，走进田埂渔港，听得进群众的诉求，看得到

群众的难处，既守住法律的底线，又兼顾乡土人情。

毕诗军不是完美的英雄符号，他会有身体的疲惫，会有对家人的亏欠，也会生出“多想再多干几年”的普通人的遗憾。但正是这份普通人的平凡坚守，才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。斯人已逝，法庭还在，乡土之间的矛盾还在等待化解，后来的法庭干警，正沿着他走过的路前行，把司法为民的脚步，继续踏遍黄海沿岸的村村屯屯。

# 黄海边的守望者

——追记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皮口人民法庭原庭长毕诗军

本报记者 李 丹



车子沿着滨海公路一路向东，黄海的风穿过路边的柳树，吹向皮口人民法庭的小院。法庭办公楼门口的台阶被往来群众踩得光滑，接待室的水沙发边角磨出浅浅的包浆，办公桌上的抽屉里，还留着几页写满字迹的办案草稿，纸张边缘已经微微起卷。这里，是毕诗军工作了近五年的地方。

2026年8月28日，毕诗军走完了52岁的人生旅程。法庭的办公室依旧保持着他生前的模样，水杯还摆在桌角，案卷整齐码放在文件柜，笔记本上最后几页，记着几起未了结纠纷当事人的联系方式与调解要点。同事整理遗物时，找不到太多正式的工作照片，更多留存下来的，是下乡路上同事随手拍下的画面。乡间土路上，他穿着普通的深色外套，裤脚沾着泥土，正俯身听老乡说话。

毕诗军，1974年出生，辽宁大连人，1997年8月参加工作，199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一级法官。2022年10月至2026年6月，任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皮口人民法庭庭长。多次荣立个人三等功、获个人嘉奖。自2019年起，毕诗军与癌症顽强抗争。2026年8月28日不幸逝世，年仅52岁。

接下“烫手山芋”的法庭带头人

2019年7月，一纸胃部恶性肿瘤



的诊断书，打破了毕诗军平静的工作生活。做完胃全切除手术后，病痛的折磨无时无刻不在消耗他的身体。可仅仅休养不到两个月，同事们就在办公室看到了他的身影。

“刚做完那么大的手术，怎么不在家多养养？”面对同事的关切询问，他只是淡淡一笑，转头又埋进成堆的材料里，开展审判质效研判，加班加点处理各项工作。

时间来到2021年末，皮口法庭处境艰难。积案越堆越多，内部管理松散，队伍建设短板凸显，整个法庭工作陷入被动，急需一名敢啃硬骨头的带头人破局攻坚。当时的毕诗军，术后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。院党组考虑他的身体状况，多次找他谈话，劝他量力而行，安心休养。

毕诗军却主动找到领导，坚决要求奔赴矛盾集中的皮口法庭。就这样，2021年12月31日，他临危受命走马上任皮口法庭庭长。

刚踏进法庭办公楼，堆积如山的卷宗就摆在面前。旧案久拖未结，新案源源不断涌来，干警手上的活压得喘不过气。法庭的老干警回忆，“下午5点下班时，他跟你再见面，6点你发现他还在办公室，直到晚上9点、10点钟，他又会来和你再见面，这就是那个以身作则爱岗敬业的老毕。”

毕诗军白天接待来访群众，开会梳理法庭管理制度，晚上留在办公室翻看旧卷宗，逐案梳理症结，把积压案件分门别类登记册，哪些可以调解，哪些需要开庭，哪些需要联系当事人，一一标注清楚。

他常说：“在其位就得谋其政，不然不如回家卖红薯。”这句话，庭里的干警听了无数次。

有同事看见，忙起来的时候，毕诗军会悄悄用手掌按住胃部，坐一会儿，再继续翻看卷宗。大家劝他多休息，他只是摆摆手说，“没事，老毛病了。”转头就继续工作。

他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特殊照顾的病人，和其他干警一样排班、下乡、接待当事人。法庭人手紧张，他不搞特殊化，该下乡就下乡，该开庭就开庭。

接手庭长工作后，毕诗军先从内部管理入手，梳理完善法庭各项工作制度，推进案件繁简分流，简案快审、繁案精审，把办案责任落实到人。过去庭内分工模糊，毕诗军把每

一类案件、每一项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，定期开展审判质效研判，遇到难题大家坐在一起商量对策。

庭里年轻干警回忆，以前遇到疑难复杂案件，大家不知道该怎么下手。毕诗军不会直接给出结论，而是把卷宗摊在桌上，带着大家一页一页梳理证据，分析案件争议焦点，讲解办案思路。

队伍的状态一点点发生变化。干警们看到庭长扑在岗位上，也跟着沉下心来干活。一年多时间，一批批积案陆续办结，法庭各项工作逐步理顺，过去被动落后的局面彻底扭转。

后来，皮口法庭向着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便民化、智能化、特色化建设目标推进，成为辽宁人民法庭建设的示范标杆，2024年，皮口法庭作为先进典型在全市法院交流工作经验。

田埂上的调解，把矛盾化解在家门口

皮口法庭管辖的区域，散布着多个乡镇街道，村庄散落，耕地、滩涂交错，土地承包、邻里地界、农机生产引发的纠纷层出不穷。不少当事人年纪大，不会使用线上诉讼平台，往返法庭路途遥远。

毕诗军把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落到乡土之间，推动“四所一庭”联动机制落地运行，联动乡镇政府、司法所、村社调解力量，就地化解矛盾，尽量让纠纷不出村。

唐家房街道巴家村大张屯，有7户村民因道路通行、新生儿土地分配问题，连续两年拒绝缴纳机动土地承包金。承包金收不上，土地流转停滞，直接影响村里春耕生产，村民和村委会之间矛盾越积越深，村干部多次上门劝说，始终没有谈拢。

接到村委会求助，毕诗军带上法庭工作人员驱车赶往村里。乡间土路坑洼不平，车子开到村口就难以继续向前，一行人只能步行入村。没有布置好的调解场所，他们就坐在村民家的院子里，小马扎往地上一摆，调解就开始了。

毕诗军没有一上来就讲法律条文。他先听村民把心里的委屈全部说出来。几户村民轮流开口，诉出行不便、土地分配等方面的顾虑，说话时情绪激动，言辞带着怨气。毕诗军安静听着，手里拿着笔记本，把每个人的诉求一条条记下来。等所有人说完，他再拿出村里留存的土地原始台账，一页页翻给村民看，把政策规定、法律道理等掰开揉碎讲明白。

调解持续了4个多小时，夕阳慢慢落到院墙后头，心结一点点解开，7户村民最终同意补缴拖欠的承包金。

“法庭庭长跑到咱村里来给老百姓解决烦心事，真是难得的好庭长。”事情落定之后，老大爷紧紧握住毕诗军的手，久久不肯松开。

类似这样的纠纷，在辖区并不少见。大刘家街道小山村，两户村民因为收割玉米时错收庄稼，产生财产损害纠纷；唐家房街道兴隆社区，两户邻里为菜园地界争执二十余年，几代人积下隔阂。依托联动调解机制，毕诗军和法庭干警先后调解43起时间久、化解难度大的乡土矛盾。很多矛盾，没有走到开庭那一步，就在村屯院落、田间地头得到解决。

“基层没有什么惊天大案，但每一件案子，都牵连着老百姓的柴米油盐。”下乡多了，毕诗军摸索出了自己的办案经验。办理村里的纠纷，只机械套用法条远远不够，要多听老百姓讲难处，兼顾法理与人情。

面对弱势群体，他更愿意多下一番苦功夫。一批劳务合同纠纷系列案件，11名原告都是当地高龄农村老人，务工报酬就是他们的养老金，可雇主拒不到庭应诉，证据

也十分薄弱。

“老人挣点养老钱不容易，不能简单驳回就了事。”毕诗军没有就此作罢，细心挖掘关联线索，参照同批次案件调解材料，核对工资台账、务工记录，依法作出缺席判决。案件生效之后，全部顺利执行到位，稳稳保住了老人的养老钱。

他践行“马锡五审判方式”，不局限于坐堂问案。行动不便的当事人，他上门巡回审判；外出务工群众抽不出工作日时间，他就牺牲个人休息时间，开展周末开庭、线上远程庭审，打通司法服务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在一起民间借贷执行案件中，涉案房屋内租住多户商户，还有多名高龄住户，各方矛盾盘根错节。毕诗军一户一户上门走访，耐心释法明理，充分倾听租户诉求，合理安排搬迁时间，做好风险预案。反复反复沟通劝导，所有住户主动按期搬离，既保障申请执行入合法权益，又充分体谅租户现实难处，真正实现案结事了。

办案之余，毕诗军对待裁判文书格外认真。他说判决书就是公平正义的标尺，要让当事人赢得坦荡、输得服气。工作之余，他倾囊相授，教育年轻干警“要对案件负责、对自己负责”。他带动全庭审判业务能力整体提升，成为身边干警看得见、学得到的榜样。

渔港滩涂之间，守护沿海乡土营商环境

“这货我实实在在交出去了，就是没写条子，这笔货款要不回来了吗？”养殖户老周站在皮口法庭接待室里，语气满是焦急。皮口港码头上，老周和渔贩口头约定好了海鲜收购价格，货交付完毕，对方却迟迟不肯结清货款，双方各执一词，闹到法庭。手里没有书面合同，只有几本零零碎碎的简易记账本，老周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

案卷摆到毕诗军的案头，两边说法完全相悖。

“光看卷宗看不出塘口的真实情况，咱们得去码头走一趟。”说完，毕诗军便带上书记员赶往渔港。皮口港的码头，潮起潮落。渔轮归港时，码头上人声鼎沸，养殖户、渔贩往来穿梭。毕诗军找到交易发生时的在场的渔民，挨个儿核实交易经过，对着记账小本子一笔一笔记对往来账目，到养殖塘口实地查看养殖规模，一点点拼凑还原案件事实。

就是这一趟趟跑现场，让毕诗军真切感受到市场交易潜藏的现实困境。

当地不少养殖户做买卖，信奉口头交情，一纸契约常常被省去，等到利益出现分歧，拿不出白纸黑字的凭证，维权就处处碰壁。水产养殖、土地流转、劳务用工产业红火，但口头交易盛行、土地流转手续简陋、用工管理松散，埋下了大量纠纷隐患。

把案子办完不是终点，如何帮辖区经营主体少踩法律上的“坑”，成了毕诗军时常琢磨的事。他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要求落到每一件案件办理当中，把司法服务从法庭大院延伸到渔港码头、滩涂塘口。

针对商户、养殖户、合作社的涉经营类案件，法庭摸索出一套分类处置办法，事实清楚的简案加快流转，尽快定分止争；案情复杂、证据杂乱的繁案精审细办，最大限度压缩涉经营案件审理周期，降低经营者的诉讼时间成本。

办理财产保全环节，毕诗军一向格外谨慎。每一次作出保全决定前，他都会反复研判，掂量司法措施会不会打乱企业、个体户正常生产经营节奏，坚决防止因保全不当让经营主体雪上加霜。不管是规模较大合作社，还是普通个体养殖户，都同等对待，平等保护每一方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。办完案子，毕诗军还会结合手上真实案例，给经营主体讲解法律风险，提醒大家完善交易凭证，留存书面协议，从源头减少纠纷发生。

2025年，毕诗军肿瘤复发，出现全身多处转移，已经失去手术机会，依靠化疗维持身体。化疗之后，身体时常



出现恶心、浑身酸痛等反应。只要身体稍有缓和，他依旧照常到法庭上班。手上有涉经营疑难案件，他依旧坚持阅卷核对证据，不会因为身体原因降低办案标准。

同事回忆说：“有时候开庭完，庭院长会靠在椅背上歇上片刻，缓过来之后，继续安排接下来的工作。”

2019年患病之后，毕诗军始终坚守审判一线。2023年个人结案360件；2024年个人结案310件；2025年确诊晚期之后，依旧办案案件208件，2025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，在病情的反复折磨下，他依然以调解、撤诉的方式结案109件。这些数字，是他一页页阅卷、一次次开庭、一趟趟下乡攒出来的实绩。

病痛之中，他仍然放不下法庭与群众

“他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工作，一年365天，大概只有大年三十，才能踏踏实实在家贴一副春联。”谈到毕诗军，他的爱人刘喜兰说，“很多个傍晚，别人下班回家，他还在开庭、接待当事人，或是奔波在下乡的路上。”

毕诗军的生活十分俭朴。20多块钱的板鞋穿坏了，就再买一双；身上常穿的一件羽绒服，是儿子换下来的旧衣服。不讲究吃穿，不追求排场。对待同事，他宽厚谦和，像邻家大哥一样。哪个干警家里遇到难处，他都会记挂在心，力所能及地搭把手。业务上毫无保留，愿意花时间去拔年轻人成长。

办案件，他守住廉洁底线。不管是熟人打招呼，还是当事人托人情，他都一视同仁，只看证据和法律。不慕虚名，不追逐光环，一生埋头办案，没有留下多少宣传影像资料。在

他看来，最好的荣誉，不是表彰和鲜花，而是把每一件案子办扎实，让老百姓的诉求得到回应。

2025年之后，病情持续加重，化疗的副作用不断消耗他的身体。到北京就医，躺在病床上，他心里惦记的依旧是法庭的调解工作，担心自己生病，耽误老百姓的纠纷处理。家人劝他放下工作安心养病，他总念叨：“还有一堆事情没办完，没时间住院。”每次化疗结束，身体稍微恢复，他就赶回法庭。

2026年7月，毕诗军身形已经十分消瘦，输液袋陪伴着他。病床上接受访谈，聊辖区百姓、聊法庭办案，他眼神依旧清澈。被问到为什么一直这样扑在工作上，他说：“我性子要强，参加工作这么多年，从来不想让领导失望，更不想让老百姓失望。忙起工作来，好像身上的病痛都忘了。”他心里留有一份朴素的遗憾：“如果我有一副好身体，还能再工作五年、十年……”

2026年6月，毕诗军因身体原因主动辞去皮口法庭庭长职务。两个月后，8月28日，他永远告别了自己奋斗一生的司法事业。

黄海潮水往复起落，皮口法庭依旧人来人往，当事人来来去去，调解、开庭、下乡走访，一切照常运转。毕诗军走过的乡间小路，接待过群众的接待室，一摞摞他亲手办结的卷宗，都留存着一名基层法官扎根乡土的印记。他留下的办案思路、调解经验，他对待群众的那份耐心，依旧在法庭延续，守护着一方土地的烟火与安宁。

（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）